



〔日〕鎌田茂雄 著

简明中国佛教史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简明中国佛教史

王仲荦 著



简明中国佛教史

〔日〕鎌田茂雄 著

郑彭年 译

力 生 校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中国佛教史

鎌田茂雄 著

根据日本岩波书店 1980 年第三版译出

简明中国佛教史

〔日〕鎌田茂雄 著

郑彭年 译

力 生 校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 字数 21,6000

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4,000 册

书号：2188·21 定价：1.85 元

序 章 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的性质

文化交流 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是形成于古代亚洲的两大文化圈。地理上，这两个文化圈同存于亚洲大陆之内，尽管陆地连接，但被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隔断，因而形成了完全异质的文化圈。不用说气候、风土等自然条件，连人种、语言、风俗习惯、社会结构等也有显著不同。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，印度吠陀文明^①繁荣，中国则殷周文明昌隆。佛教的开山祖师释迦牟尼所活动的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光景，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，也是孔子、老子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百家争鸣的时代。

公元前二世纪末，开辟了横断中亚细亚的交通路线。从那时候起，这两种相隔离的文化才开始进行交流。张骞回国（前126）以后，西自罗马帝国东至长安的丝绸之路被打通，依靠东西交通的通商贸易扩大了。这是中国经营西域的结果。

佛教从印度西北部传到阿富汗、巴基斯坦，和丝绸之路的商队一起逐渐传到中国。在印度，不仅印度教深入民众之中，而且耆那(Jaina)教及其它各种宗教也都很发达。但是，只有作为印度宗教旁系的佛教传到中亚细亚，进而传入中国。这不只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，可能由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潜在力，它的传播和渗透是超民族、超阶级的。

^① 移居印度西北部的雅利安族创造的文明。——译者

佛教不仅从印度西北部经中亚细亚传到中国，而且还绕过苏门答腊、马来半岛，经由南海路线，通过越南传到中国。不仅是印度僧与西域僧来到中国，法显、玄奘、义净等中国僧为了朝拜释迦诞生的印度圣地和搜集佛典，也历尽艰难，度过漫长岁月，周游印度、西域之后，仍回到了中国。由于不断进行这样的文化交流，佛教就逐渐传到异质文化圈的中国来了。

汉译《大藏经》 传入中国的经典除《陀罗尼经》外，全部译成了汉语。这是中国人对文字抱有优越感和引以自傲的中华意识的表现，是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佛教的结果。因此，从佛教传入中国至唐朝，翻译经典被当做最主要的事业，自后汉以后到宋朝的一千年间，一直持续进行。使玄奘完成翻译事业的翻经院这样的国家机构，有组织地进行翻译，终于完成了世界翻译史上规模无比庞大的汉译《大藏经》。中国佛教就是根据这部汉译《大藏经》而形成的。东亚佛教圈则是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相结合而传播汉译经典的。中国佛教徒不仅翻译经典，还写了许多佛教典籍。

传播大乘佛教 中国佛教是大乘^①佛教，这点与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等南方佛教极为不同。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，形成了天台宗、华严宗的教理，产生了禅和净土的实践宗教。从印度佛教发展史来说，小乘^②佛教比原始佛教发达，后来大乘佛教兴起，中国接受佛教的时代正当印度大乘佛教昌盛的时候，因而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发

① 梵语 Mahayana (摩诃衍那)，乘是运载、车或载众生到达彼岸的船，即以救济一切众生导至佛的境地为理想的佛教。——译者

② 梵语 Hinayana (希那衍那)，即达到解脱理想的手段较差的佛教，求佛果的叫大乘，求阿罗汉果或辟支佛果即灭身灭智的空寂之悟道的叫小乘。——译者

展阶段毫无关系，最先流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。构成大乘佛教骨干的《般若经》早已由后汉的支娄迦谿(Lokakṣema)翻译成汉语。其后，鸠摩罗什(Kumārajīva)翻译介绍了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经》等大乘经典，以及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等大乘论。在此前后，阿含、本缘部等诸经典以及《阿毗昙论》等小乘论被翻译成汉语。为此，中国佛教徒不得不认真对待大乘和小乘的问题。由于对诸经典的价值进行判断，产生了对教相的判断解释。中国佛教徒最初从大乘佛教出发，专门探讨大乘佛教的真正意义，终于开拓了使大小乘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乘佛教的教理，并进一步加以实践，产生了中国独自の佛教——禅宗和净土教。

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的意义 中国佛教基于汉译《大藏经》，确立了一乘佛教的理想，并传播到东亚，特别是朝鲜和日本，成为这些国家的源流。初期日本佛教深受朝鲜佛教的影响，进入奈良时代以后，则摄取中国佛教，而且以中国佛教之精华——一乘思想为出发点，终于创造了镰仓佛教。它与中国佛教不同，有简单明了的实践法。要是中国没有发达的一乘佛教，那末大乘佛教在日本也始终不会得到发展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中国存在着儒教以及诸子百家的杰出政治伦理思想，但在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方面则有其不足的一面。摄取了佛教以后，便使中国思想界扩大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，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，对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：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和阳明学；道教方面发展了道教礼仪和教义；即使在工艺美术、天文数学、音乐、医学等方面，也由于摄取印度和西域的文化要素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。

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民大众的信仰生活。进入宋朝以

后,佛教是和儒教一起被当作生活的智慧而接受的,明朝出现了象《菜根谭》^①那样的人生故事书。再者,一般民众还同时信仰关帝和观音而进行祭祀活动,不感觉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。佛教已经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,而是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,获得了它的生存基础,成为他们的精神粮食了。

^① 明代万历年间(1573—1620)洪应明撰述,站在三教融合的立场上写的一本故事书。——译者

第一部分

传入和容受

——后汉、三国佛教

第一章 佛教在中国传播

——后汉佛教

第一节 佛教传播的路线

连结中国和印度的交通路线大致分为水陆两路。海路经由锡兰^①、爪哇、马来半岛、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^②、广州。求那跋陀罗(Guṇabhadra)、真谛(Paramārtha)、佛驮跋陀罗(Buddhabhadra)等翻译三藏^③都是通过这条南海路线而到达中国的。

陆路是经由中亚细亚及新疆到达中国。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，这条陆路成为东西交通^④的要道，贸易旅游来往很频繁。往返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僧侣走这条陆路的比走海路多，许多印度的翻译僧大多是通过这条陆路来到中国的。以玄奘三藏为代表的中国求法取经僧也是通过这条陆路将经典带回

① 今斯里兰卡。——译者

② 辖境相当今越南北部。——译者

③ 对精通经、律、论的高僧的敬称。——译者

④ 关于东西交通及西域诸国的各种问题，参见桑原隲藏《东西交通史论丛》（弘文堂书房，1933年）、藤田丰八《东西关系史研究》西域篇（荻原屋文馆，1943年）、白鸟库吉《西域史研究》上下卷（岩波书店，1941，1944年）、释东初《中印佛教交通史》（中华佛教文化馆，1968年）、山本智教《关于中印间的古代陆路》（《密教文化》第三十三号，1956年4月）。

中国的。

新疆是中印陆路交通之要冲，从其中部一直向东有塔里木盆地。这里是个沙漠地带，夏天炎热如灼，冬天严寒难忍。其西南部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地带，被冰河和冰雪覆盖，作为交通路线条件极为恶劣。这条陆路分为北道和南道。所谓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至伊吾^①，经由吐鲁番(Turfan)而至龟兹^②，然后到达疏勒^③的一条路线。也就是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、天山山脉南麓的一条路(天山南路)。所谓南道是指由敦煌越过沙漠，经鄯善(Lobnor)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、昆仑山脉北麓，到达于阗^④，再向西北前进而到达莎车(Yarkand)的路线。这两条南北道路是中印间的交通要道。此外还有法显所走的道路，即由北道的焉耆(Karashahr)南下，经沙漠而至于阗，以及玄奘所走的通过天山山脉北麓(天山北路)的一条路线。后汉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都以这南北两道作为主要通道。此外三国时代的昙柯迦罗、康僧铠、昙谛等也是由此道相继来到洛阳的。这条陆路交通线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于阗、龟兹及越过葱岭^⑤的印度犍陀罗^⑥，亦即到印度求法取经必经之国的所谓罽宾三国。^⑦

① Hami, 今哈密。——译者

② Kucha, 今库车县一带。——译者

③ Kashgar, 今喀什噶尔一带。——译者

④ Khotan, 今和田一带。——译者

⑤ 过去对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。——译者

⑥ Gardhara, 相当于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。——译者

⑦ 关于西域佛教，参见羽溪了谛《西域佛教》(法林馆，1914年)、羽田亨《西域文明史概论》第五版(弘文堂书房，1942年)。

第二节 佛教传入的各种传说

关于佛教最早传入的各种传说 兹将历来关于佛教最早传到中国的主要传说罗列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列子》卷四《仲尼篇》中孔子所说的话“丘闻西方有圣人云云”。这个所谓西方圣人是指佛陀而言，孔子既然已经知道佛陀了，那末就是说，佛教早在先秦时代就传到了中国。这当然是假托之说，把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当作佛陀，不仅毫无根据，而且《列子》本身是伪书，此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。

二、在隋朝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一中说，秦始皇四年（前 243）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个贤人带来了佛经，但被秦始皇查禁了。唐朝法琳《破邪论》卷下也载有同样说法^①，其典故出自道安和朱士行等人的经录。《朱士行录》是后人的伪作，秦始皇四年佛教传入的说法不可信。

三、若根据北齐魏收的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，则前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 121）霍去病讨伐匈奴时，得休屠王所供之金人，将其安置于甘泉宫。《史记》卷一百十《匈奴列传》及《汉书》卷五十五《霍去病传》，只说得到休屠王的金人，关于佛教则一句也没有提及。这个金人不是佛像，而是西域的天神^②，因而这个记

① 始皇之时，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。始皇弗从，乃囚防等。——译者

② 羽溪了帝《关于休屠王的金人》（《史林》第三卷第四号，1918年10月）、白鸟库吉《西域史研究》上篇。还有《史记》始皇帝本纪三十三年条把“禁不得祠”看做“浮屠祠”的说法（藤田丰八《东西关系史研究》西域篇第445页以后，荻原星文馆，1943年），但它也与佛教无关。

载与佛教传入也完全无关。

四、同前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，张骞作为使者去大夏^①，在身毒国即印度始闻有浮屠^②之教义。若根据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三《大宛列传》、《汉书》卷六十一《张骞传》等，也有关于身毒国的记载，但没有谈及浮屠，因而这也不过是佛教徒的妄说。

五、在晋朝宗炳《明佛论》^③中有东方朔答汉武帝的劫烧说，从中可以料想到佛教的传入。所谓劫烧说就是汉武帝开掘昆明池时从池底得到黑灰，武帝问东方朔，朔回答说应该问西域人，所以当竺法兰来到中国时就问他，他答道，这是世界末日之际劫火燃烧时的灰^④。此事证实东方朔在汉武帝时已经接触到佛教了。但是此说的根据也不够明确，当是后代佛教徒的妄说。

六、同样在《明佛论》中，在刘向《列仙传·序》中有“七十四人在佛经”之说。又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二中也说“余览典籍，往往见有佛经”。刘向检点天禄阁书籍时，其中有佛经。由此表明佛教经典已经传入^⑤。刘向是前汉宣帝、元帝的官吏，古来相传《列仙传》是他写的，但实际上乃是魏晋之间的伪作，所以此说很明显也不是事实。

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 关于佛教最早传入的故事中，

① Bactria，也叫希腊·巴克特里亚王国，中亚细亚古国，今相当阿富汗北部。——译者

② Buddha，有塔、寺院、僧侣、佛陀等意义，这里应为佛陀。——译者

③ 《弘明集》卷二。

④ 据《梁传》卷一《竺法兰传》：“昔汉武穿昆明池，底得黑灰，以问东方朔。朔云不知，可问西域人，后法兰既至，众人追以问之，兰云：‘世界终尽，劫火洞烧，此灰是也’。”——译者

⑤ 《佛祖统纪》卷三十五。

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^①最为著名,并且有较古的资料根据。东晋袁宏(328—379)的《后汉纪》卷十《孝明皇帝纪》,首先记叙明帝永平一三年(70)发生的楚王英谋反事件,然后大略陈述了袁宏所理解的佛教,接着便叙述佛教最早传到中国的情形:“初帝梦见金人,长大,项有日月光,以问群臣,或曰,西方有神名曰佛,其形长大,而问其道术,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。”^②袁宏的这个记述被刘宋范曄转载于《后汉书》卷八十八《西域传》天竺国条下而“世传”。范曄还记叙了明帝梦见金人而派遣求法使节的故事^③。这个“世传”记录表明,它不是将明帝求法的故事作为史实传承下来,而是作为一种佛教传入的故事流传于世。范曄相信这个传说,把它看作中国佛教的起源。

除上述记述明帝求法说的资料外,还有《牟子理惑论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老子化胡经》、《明佛论》、《冥祥记》、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真诰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魏书·释老志》等。被当作比较早期的著作《牟子(融)理惑论》对明帝

① 关于明帝感梦取经说有 M.H.Maspero, “Le Songe et l’Ambassade de l’Empereur Ming, Etude critique des sources”, Bulletin de L’École Française d’Extrême-Orient, Tome X, 1910, pp.95—130, 此外,还有日本藤田丰八《论关于佛教传来的魏略的正文》(《史学杂志》第三十七编第七号,1926年7月)、常盘大定《汉明帝取经说之研究》(《中国佛教研究》新第四卷六号,春秋社,1938年,第17—56页)、松本文三郎《关于汉明帝取经的纪年》(《宗教研究》新第四卷六号,1927年)等。其它有关记叙佛教最早传入的著作,计有山内晋卿《中国佛教史研究》(佛教大学出版部,1921年)、伊藤义贤《中国佛教正史》上卷(竹下学寮出版部,1923年)、境野黄洋《中国佛教史讲话》上卷(共立社,1927年)、境野黄洋《中国佛教精史》(境野黄洋博士遗稿刊行会,1935年)、塚本善隆《中国佛教通史》第一卷(铃木学术财团,1968年)等。

关于研究佛教最早传入的概论性书籍有春日礼智《关于中国佛教最早传入的种种研究》(《中国史学》第二卷四号,1938年12月)。

② 参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缩印本《后汉纪》第一册第84页。——译者

③ 参见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后汉书》第2922页。——译者

感梦求法作了如下的记述：

“昔(后汉)孝明帝梦见金人，身有日光飞在殿前，(帝)欣然悦之。明日博问群臣，此为何神。有通人傅毅曰，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，飞行虚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将其神也。于是上(明帝)悟，遣中郎蔡愔(即使者张骞)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(或云十二人)于大月支(氏)^①，写佛经四十二章，藏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，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。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。明帝豫(予)修造寿陵，曰显节陵，亦于其上作佛像。时国丰民宁，远夷慕义，学者由此而滋。”^②

这部《牟子理惑论》所说的明帝求法传说，由《四十二章经·序》继承下来，并有所删节。前述袁宏的《后汉纪》、范曄的《后汉书》等也与此相同。梁朝道士陶弘景的《真诰》，又将《四十二章经·序》的传说加以精简。这些文献所记叙的明帝求法传说的要点，都是明帝梦见金人而派遣使者，其使者在大月氏国抄写《四十二章经》回国，建佛寺、造佛像等等。再下一代出现的王琰的《冥祥记》和慧皎的《高僧传》，补充了迦叶摩腾(摄摩腾)和竺法兰的译经以及建造白马寺等内容。南北朝末的伪作《汉法本内传》，除求法译经的内容外，又加添了一些关于道士的怪诞情节。

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在六朝初就有人表示怀疑，其传说内容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。第一，感梦遣使这事本身就非常

① 公元前 175 年游牧于敦煌和祁连山的月氏西迁到伊犁河上游，叫做大月氏，后又迁至阿姆河流域，建立贵霜王朝，即后文提到的大月氏国。——译者

② 《弘明集》卷一《牟子理惑论》(参见大正新修《大藏经》第五十二卷第 4 页。——译者)

奇怪。楚王英信仰佛教是明确的，而且明帝做太子时就和楚王英很接近了，因此明帝理应早已知道佛教的存在。说他因梦而始见佛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第二，所说明帝派到大月氏国去求法的使节张骞是前汉武帝时代的人，在明帝以前大约相隔一百六七十年。张骞奉武帝之命到大月氏国去并不是为了求法。第三，求法传说中所列举的秦景和王遵等，在别的文献上未有出现，历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个疑问。第四，关于替明帝解梦的万事通傅毅，明帝时他还是个少年，不可能在朝廷做官^①。再者，当时和西域还未正式互遣使节。从以上事实看来，非常明显，《四十二章经·序》和牟子所说的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。

总之，记述明帝感梦求法的文献不是后汉的著作，几乎都是六朝中期以后撰写的，或者根本是伪书，所以明帝求法的传说可以说是晋以后流传下来的。归根到底，袁宏的《后汉纪》是记录明帝求法的最古老、最可信的文献。尽管如此，因首次记录那个故事的时间是在汉明帝约二百年后的晋朝。那时佛教势力正在逐渐发展，定是为了与中国固有的道教等相抗衡，同时借以增加威信，乃把佛教的传播说成开始于古代，于是伪造了这些故事。

《四十二章经》 《牟子理惑论》和《四十二章经·序》最早把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下来。其中有明帝派遣十二名使者到大月氏国去抄写《四十二章经》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在梁朝慧皎的《高僧传》中，以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合译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的故事流传下来，记录着中国首

① 《后汉书》卷八十上《傅毅传》。